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七八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舉人臣周克鵬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七

宋 黄幹 撰

卒哭祔練祥禫記七 吉祭忌日附 喪禮五

補 案喪禮但至虞禮而止卒哭祔練祥禫之禮經無文今取其散見於傳記者裒集成編以補喪禮之缺喪大記補篇亦但止於虞禮若卒哭以後之禮亦此篇通載故列於喪大記之後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 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 疏曰遂卒哭不言三虞者是記人畧言之注

云謂士也者以此篇是士虞故知三日三月據士而言引雜記者見大夫以上與士異者以王制大夫士同有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之文雜記云大夫亦同三月而葬卒哭則士云三月大夫五月卒哭之月不同者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來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若然士云三日殯三月葬皆通死日死月數大夫以上殯葬皆除死日死月數是以士之卒哭得葬之三月內大夫三月葬除死月通死月則四月大夫有五虞卒哭在五月諸侯已上以義可知云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者上已論虞卒哭此記更從始死記之明非上記人是異人之間其辭或殊其實義亦不異前記也

本經記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詳見喪大記下

葬日條　又案檀弓卒哭曰成事疏云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

卒哭他用剛日詳見士虞禮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　疏曰云祔則薦者記人見卒哭之祭為祔而設故連文云將旦而祔則為此卒哭而祭也士虞禮記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檀弓

婦之喪卒哭夫若子主之詳見士虞禮

祭成喪者必有尸詳見士虞禮

男男尸女女尸同上　以上兩條祔練祥禫通用

用嗣尸虞祔尚質未暇筮尸　疏曰言用嗣尸則從虞以至祔祭唯用一尸而已云虞祔尚質未暇筮尸者以其哀未殺故云尚質未暇筮尸若然練祥則筮尸矣故小記云練筮日筮尸大祥筮尸可知是以鄭上文注云餕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用

一尸士虞記祔通用　庖人共喪紀之庶羞詳見喪大記虞章　囿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魚人共鱻薧醢人共豆詳見喪大記陳小斂奠條　籩人共籩詳見朔月月半奠條　自天子達於庶人祭從生者詳見士虞禮　子為士祭以士子為大夫祭以大夫同上以上三條祔練祥禫通用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　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詳見喪大記虞章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名以其義稱　疏曰祭吉祭謂自卒哭以後之祭也吉則申孝子心故祝辭云孝或子或孫隨其人也喪稱哀子哀孫者謂自虞以前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

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雜記祔練祥禫通用 卒哭曰成事 詳見喪禮 義

曰哀薦成事 詳見士虞禮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 卒辭卒哭之祝辭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饌明主為告祔也今文隮為齊 疏曰卒辭卒哭之祝辭者謂近尸之前祝釋孝子辭云爾但卒哭之祭實有牲饌而不稱者以其卒哭祭主為告神將祔於祖而設牲饌故不言也

女子曰皇祖妣某氏 女孫祔於祖母 疏曰此女子謂女未嫁而死或出而歸或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家既葬祔於祖母也

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 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疏也差所責反 疏曰此對上文孫祔于祖而云祔于爾皇祖某甫此則不曰爾而變曰孫婦婦差疏故不云爾也若然上女子亦不云爾者文

哀孫下云爾可知直言其皇祖妣異者耳其他辭一也來日某隮祔尚饗　疏曰他辭一者正謂來日某隮祔尚饗女子及孫婦皆有此辭故云其他辭一也其祔女子云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妣某氏尚饗其孫婦云來日某隮祔孫婦於皇祖姑某氏尚饗　士虞禮記

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　詳見士虞禮記　案卒哭之祭是以吉祭易喪祭則合稱孝子孝孫今尚稱哀者宜孝子不忍忘其哀至祔而神之乃稱孝歟

獻畢未徹乃餞　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以餞送之古文餞爲踐　疏曰自此盡不脫帶論卒哭之祭未徹餞尸於寢門外之事鄭云卒哭之祭者案上文直云獻畢未徹乃餞不言卒哭鄭知是卒哭之祭者以其三虞無餞尸之事明旦祔於祖入廟乃有餞尸之禮故鄭據卒哭而言若然三虞不餞尸者以其三

虞與卒哭同在寢祔則在廟以明旦當入廟以其易處鄉尊所故特有餞送尸之禮也引詩者彼生人餞行人之禮為行始此祭祀餞尸之禮亦鄉祖廟為行始事雖異餞送飲酒是同故引為證也知旦將始祔於皇祖者下云明日以其班祔鄭云卒哭之明日也是明日之旦也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

少南將有事于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鼏不久陳古文甒為廡也

疏曰少南將有事於北者正謂下文云尸出西右南面已下是也云有玄酒即吉也者以其虞祭用醴酒無玄酒至卒哭云如初則與虞祭同今至餞尸用玄酒酒則尋常祭祀之酒非醴故云即吉也云此在西尚凶也者以其吉祭尊在房戶之閒至於虞祭尊在室是凶今卒哭餞尸尊在門西不在門東是尚凶故變於吉也

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

在門之左又少

南餞籩豆脯四脡脡徒頂反又他頂反酒宜脯也古文脡為挺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烏翅矣折以為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古文縮為蹙　從子容反疏曰涼州烏翅者經云乾肉折俎則漢時乾脯似之故鄭以今曉古也尸出執几從席從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　疏曰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者雖餞行飲酒尸將起之時祝亦如虞祭告云利成尸乃與以前尸也知几席素几葦席也者上經初虞云素几葦席在西序至及再虞三虞及卒哭皆如初不見更設几席之文明同初虞用素几葦席今卒哭祭末餞尸於門外明是卒哭之几席故知是素几葦席也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也　疏曰知俟設席者尸在門右南面在坐北立下即云席設之事明俟設

席也

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士喪禮賓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鄭注云婦人出者重餞尸疏曰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之外故云重餞尸也尸即席坐惟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胊在南胊其俱反在南變於吉胊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疏曰主人拜送者案上祭云主人荅拜特牲亦云拜送則拜時吉凶同也云屈者在南變於吉者案曲禮云以脯修置者左胊右末鄭云屈中曰脯則吉時屈者在左今尸東面而云胊在南則是凶禮屈者在右末頭在左故云變於吉也尸

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授乾肉之祭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尸奠爵禮有終　疏曰鄭知反之反於佐食者經云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訖而云反之明反與佐食佐食乃反于俎可知也云尸奠爵禮有終者上經云三獻尸皆有酢今餞尸三獻皆不酢而奠之是為禮有終謂若主人拜送賓不荅拜亦是禮有終也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

尸之禮也古文謖作休　疏曰鄭知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者約上文男子在南婦人在北南為左北為右因從此位便故知男子由左婦人由右也云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者在廟以廟為限在寢門外以大門為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餞尸在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鄭舉正祭況之從尸不出大門門外取正祭比之以餞故注云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

尸出門哭者止　於外大門猶廟門　疏曰尸出大門哭者便止者正以餞于寢門以大門為限似事尸在廟門為限故鄭云大門猶廟門也

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送賓拜于大門外　疏曰上從尸不出大門者有事尸限故不出大門送之送賓於大門外自是常禮故云送賓拜於大門外但禮有終賓無答拜之禮也

主婦亦拜賓　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疏曰上主人送男賓故知此

主婦拜女賓也云不言出拜送之於闈門之内者決上文男主拜男賓言出送此明主婦送女賓于門之内以其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故也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者案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則闈門在宮内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在右掖故舉以為況也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

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今文說為稅　疏曰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者喪服鄭注云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哭而受服士亦約此文而言也云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者今日為卒哭祭明旦為祔前日之夕為祔祭之期變麻服葛是變重從輕明旦亦得變不要夕期之時變之夕時言變麻服葛者鄭云為祔期是因祔期即變之使賓知變節故也

入徹主人不與

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古文與為豫　疏曰鄭知入徹是大功以下者見曾子問云士祭不足則取

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經云入徹主人不與明取大功小功緦麻之等入徹也云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者上文直言丈夫説經不辨親疏下文婦人脱首經不辨齊斬婦人此云入徹據大功以下則此文入徹主人不與之中丈夫婦人兼有可知以其平常祭時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則凶祭丈夫婦人亦在但齊斬不與徹耳

婦人説首經不説帶

不説帶齊斬婦人帶不説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

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説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檀弓曰婦人不葛帶

疏曰知齊斬婦人帶不變也者案喪服小記云齊衰帶惡笄以終喪鄭云有除無變舉齊衰則斬衰帶不變可知齊斬帶不變則大功已下變可知云婦人少變者以其男子既葬首經腰帶俱變男子陽多變婦人既葬直變首經不變帶故云少變也云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者對男子陽重首在上體婦人陰重腰是下體以重下體故

帶不變也云大功小功者葛帶者案大功章云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又案小功章云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二者章內皆男女俱陳明大功小功婦皆葛帶可知云時亦不可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者變是文不變是質不可以大功已下輕服之文變主婦重服之質故絰直見主婦不見大功已下也云至祔葛帶以即位者此鄭解大功以下雖夕時未變麻服葛至祔旦亦當葛帶即位也知大功以下夕時未變麻服葛者以其與主婦同在廟門外主婦不變大功以下亦不變若然夕時不變夕後入室可以變故至祔旦以葛帶即位也引檀弓者亦證齊衰婦人不葛帶之事　詳見士虞禮

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

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古文席為筵　疏曰自此至賓出論卒哭祭無尸可餞之事云几席設如初者雖無尸送神不異故云如初

故鄭云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云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者以其云出几席設如初即云拾踴三明在門外有尸行禮之處即知丈夫婦人從几席出可知言亦者亦餞尸之時也

哭止告事畢賓出士虞禮記

脯曰尹祭曲禮祔通用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柱楣翦屏芐翦不納詳見通禮飲食居處條

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疏曰此實凶事而云象者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集聚似生人之聚故云象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又曰明日祔于祖是卒哭之事在祔祭之前鄭必云先祔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

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　曾子問

卒哭而諱　諱辟其名　辟音避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諱新　鐸大各反　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

自寢門至于庫門　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　疏曰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爲始也下室謂內寢亾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

下室皇氏以為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又曰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文

檀弓

卒哭而諱

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

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

母之諱宮中諱

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母之所為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為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為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

疏曰王父母

者謂父之王父母於已為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也以父為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昆弟者是父之兄弟於已為伯叔正服期父亦為之期則是子與父同有諱也世父叔父者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從祖也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已從父而諱姑者謂父之姑也於已為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已從父而諱姊妹者謂父之姊妹於已為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已與父同為之諱也子與父同諱者言此等之親子之與父同為之諱又曰云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者謂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等於已小功已下不合諱但父為之諱故子不敢不從諱其父之兄弟及姊妹已為合諱不假從父而諱鄭此注者據已不合諱者而言之也云謂王父母已下之親諱是謂士也者此士者謂父身也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直云王父母以下足矣復云之親諱者

父之世父叔父與姑等皆是王父所生令為之諱故云王父母以下之親諱也云天子諸侯諱羣祖者以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母之諱宮中諱者謂母所為其親諱其子於一宮之中為諱而不言也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者謂妻諸親之諱其夫不得稱舉其辭於其妻之側但不得在側言之則於宮中遠處得言之也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者謂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己從祖昆弟名同則為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又曰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者父為王父諱於子則為曾祖父之伯叔及姑則是子曾祖之親故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前經所云是也云從祖兄弟在其中者從祖昆弟共同曾祖之親故云在其中云於父輕不為諱者從祖昆弟於父言之是父之同堂兄弟子也父服小功不為之諱已不得從父而諱若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重謂重累謂母妻諱與從祖兄弟名相重累則諱之不但為母妻而諱

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為諱故云於父輕不為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覸檢注意是為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雜記

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為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君所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

大夫之所有公諱辟君諱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為其失事之正

廟中不諱為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

諱上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

婦諱不出門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

大功小功不諱疏曰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諱避也生不相避名名以名質故言之不諱死則質藏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之也逮及也王父母謂祖父母也若及事父母則諱祖也何以然孝子聞名心瞿祖是父之所諱則子不敢言既已終不言若父母已亡而已便心瞿憶父母故諱之也曲禮

大夫士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詳見喪通禮居處條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同上

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小功卒哭可以取妻下殤

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雜記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　同上

期之喪卒哭而從政　詳見通禮勳作章

君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同上

右卒哭

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桓六年春秋左氏傳

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

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

為之也詳見喪禮義

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令文為胖　疏曰引喪服小記者彼解中猶閒也一以上祖又祖孫祔祖為正若無祖則祔于高祖以其祔必以昭穆孫與祖昭穆同故閒一以上取昭穆相當者若婦則祔于夫之所祔之妃無亦閒一以上若妾祔亦祔于夫之所祔之妾無則易牲祔女君也云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者案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令祔于廟祔已復于寢若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祭訖主反于寢如祫祭訖主反廟相似故引為證也云練

而後遷廟者案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是練而遷廟引之者證練乃遷廟祔遷于寢若然唯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主反于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 士虞記 明日祔于祖父 祭告於其祖之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 詳見喪禮義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高氏喪禮曰案禮既虞卒哭明日祔于祖父此周制也若商人則以既練祭之明日祔故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蓋期而神之人之情也若卒哭而遽祔于廟亦太早矣然唐開元

禮則既禫而祔夫孝子哀奉几筵至大祥而既徹之矣豈可復俟禫而祔乎唐禮祥祭與禫祭隔兩月此又失之於緩故今於大祥徹靈座之後則明日祔于廟緣孝子之心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朱文公先生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况朞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為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矣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復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未安恐不若且從

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

小宗伯既葬詔相喪祭之禮詳見喪大記虞條大祝付練祥掌國事付音附疏曰付練祥掌國事者祔謂虞卒哭後祔祭於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此三者皆以國事大祝掌之故云掌國事也春官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事虞祔乃畢疏曰經云虞而注連言祔者以祔與虞相近故連言之詳見士虞禮婦之喪祔則舅主之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詳見士虞禮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疏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則自祔者以其祔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祔廟也妾合祔于妾祖姑若無

妾祖姑則祔于女君可也其殯祭不于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不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為壇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云於廟中為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為主則別為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 雜記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疏曰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祔祭之時在于夫之黨主之其義非也 雜記

沐浴櫛搔翦

彌自飾也搔當音爪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為搔揃揃或為鬋 疏曰彌自飾也者上文虞沐浴不櫛注云自潔清不櫛未在于飾鄭雖不言不在于飾沐浴少飾今

祔時櫛是彌自飾也　士虞禮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

詳見士虞禮　祔杖不升於堂　哀益哀敬彌多也　喪小記　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特祀於寢　詳見喪大記作主條　卒哭章內有用尸三條此條通用當互考

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　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于純吉今文字為折俎而說以為肵俎亦甚誣矣古文脰膉為頭嗌也　膉音益　疏曰鄭知折俎是主婦以下俎者特牲記云主婦俎觳折佐食俎觳折少牢云主婦俎臑折是也　其他如饋

食　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　疏曰如特牲饋食之事者知不如士虞饋食禮者虞不致爵則夫婦無俎矣上文有俎則祔時夫婦致爵

以祔時變麻服葛其辭稱孝夫婦致爵與特牲同故云如特牲饋食之事也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者當鄭君時有人解者云虞祭與祔祭共用一牲各用一胖以左胖為虞祭右胖為祔祭不是故鄭破之云今此經云如饋食謂如特牲饋食之禮尸俎用右胖解之主人俎左臂右胖之臂以為虞祭主人豈得復取虞時左胖之臂而用之乎明不然矣 士虞記

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詳見喪大記虞條 卒哭章內有庪人以下三條此章通用當互考

上大夫祔太牢下大夫祔少牢 詳見卒哭章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附依

注作祔音同昭常遙反 附皆讀為祔大夫祔于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于大夫自卑別於尊

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附者祔于先死者 疏曰大夫祔于士者謂祖為士孫為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為士者也士不祔于大夫者謂先祖為大夫孫為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祖為大夫無昆弟為士則從其昭穆謂祔于高祖為士者若高祖為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為士者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在無可祔亦如是祔於高祖也祔者祔祭於神當從示旁為之云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鄭恐經云祔於大夫之昆弟恐大夫之昆弟身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大夫昆弟為士者若大夫昆弟全無士者其孫雖士亦得祔之故前文云大夫祔於士是孫之尊可以祔祖之卑也云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者謂父為昭子為穆中猶間也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

祔則間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是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也 雜記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 疏曰無妃謂無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謂亦間一以上祔于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亦祔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則亦祔之 同上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 疏曰男子附于王父則配者謂祭王父并祭所配王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者謂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

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注云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者案特牲禮不云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案少牢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也不言配者若特牲云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子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舉配云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者曾子問文也　同上

公子附於公子　不敢戚君　疏曰公子者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附之祔于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　同上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　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不得祔

于諸侯卑别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　疏曰禮孫死祔祖令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之故也祔于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諸祖疏謂祖之兄弟也既不得祔祖當祔祖之兄弟亦為大夫士者也其妻祔于諸祖姑者夫既不得祔祖故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以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不為諸侯者也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絶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耳　小記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

以祔於士人莫敢卑其祖也　疏曰諸侯不得祔於天子者亦謂祔祭卑孫不可祔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祖雖賤而孫雖貴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欲卑於祖也　小記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所生　疏曰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有三人親者謂舅之所生者言婦祔於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　喪小記　案張子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令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或問朱先生曰頃看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

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上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别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先生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配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　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夫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横渠之說似亦言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令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别營兆域宜亦可矣　今案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二人皆得祔於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

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妻為大夫夫為大夫時卒不易牲也　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　疏曰其妻為大夫而卒者謂夫為大夫時而妻死者也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為大夫而死也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者謂夫既不為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者此謂妻死時夫未得為大夫也妻死後夫乃得為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　注云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若其宗子去他國乃以廟從則祔於祖矣　小記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也　疏曰謂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士牲卑不可祭

於尊者之前也祭殤與無後者不云易牲而此云易牲者前是宗子家為祭不得同如宗子之禮故殤及無後者依亡人之貴賤禮供之此是士畢許進用大夫牲故曰易牲然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不祔於大夫猶如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若有士則當祔於士故雜記云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為士者當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　同上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疏曰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妾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注鄭恐女君是見在之女君故云女君適祖姑也妾與女君牲牢無文既云易牲故云下女君一等下女君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也　同上

王父死未練

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附則孫可附焉猶當為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　疏曰禮孫死祔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注禮祔在練前若祔後未練之前則得祔直云未練足矣兼言祥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擔可也改塗可也注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以此言之則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擔示有壞意其以先祖入於太祖之廟其祖祔入高祖廟其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是祥後祫也故云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兼言祥者恐未祫故也故練祥兼言但祖祔祭之後即得祔新死之孫故云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然王父雖祔未練無廟孫得祔祔於祖北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

雜記

庶子不祭殤

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　疏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者解庶所以不自祭義也已不得祭父祖而以此諸親皆各從其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自祭之也　小記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詳見變禮昏條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昆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大功親

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疏曰知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若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若成人合服大功其長殤小功若成人小功其長殤則緦麻皆得著此三年練冠為之祔故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為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皇氏云小功兄弟為士從祖為大夫士不可祔於大夫當祔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為士故祔小功兄弟長殤於已祖廟義亦得通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者案服問大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得易首絰腰帶不得易服故此祔祭著練冠也云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者此

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爲殤者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者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奧則曰陰童云某甫且字也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云尊神不名爲之造字者以字者冠時所有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雖云某甫是死後祔時爲之造字必造字者以神道事之不可觸名故也

雜記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

稱孝者吉祭

疏曰對虞時稱哀子檀弓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卒哭既爲吉祭祔在卒哭後亦是吉祭故鄭以吉祭言之也

用尹祭

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

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 疏曰鄭知尹祭是脯者下曲禮云脯曰尹祭故知也但曲禮所云是天子諸侯禮用脯案特牲少牢無云用脯者故云大夫士祭無云脯者唯上餞尸有脯此非餞尸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也以其上文初虞云敢用潔牲剛鬣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是記人誤云亦者亦上文香合也

嘉薦普淖普薦溲酒 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今文溲為醙 疏曰知普薦是鉶羹者案上文虞禮及特牲皆云祝酌奠於鉶南則鉶在酒前而設此亦普薦在酒上故知也但虞禮一鉶此云饋食則與特牲同二鉶故云普薦也云不稱牲記其異者對與初虞之等稱牲但記其異雖不說牲之號有號可知也若然云記其異者所以嘉薦普淖普薦溲酒與前不異記之以其普薦與前異將言設薦在普淖後溲酒前故并言其次矣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 欲其祔合兩告

之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　疏曰欲其祔合兩告之者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須兩告之是以告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謂皇祖曰隮祔爾孫某甫二者俱饗是其兩告也引曾子問者案彼鄭注云象有凶事者聚也云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者至祔須得祖之木主以孫祔祭故也天子諸侯有木主可言聚與及廟之事大夫無木主聚而反之故云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云以其幣告之乎者曾子問云無遷主將行以幣帛為主命此大夫士或用幣以依神而告使聚之無正文故云乎以疑之　士虞禮記　卒哭條有祭稱孝子孝孫脯曰尸祭而條此條通用當互考　案卒哭有饗辭此祔禮既有尸則勸尸亦各有饗詞今案卒哭饗辭注云祔及練祥不同但改哀為孝耳則其詞宜云孝子某妻為而薦

之饗記所見于此練祥同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詳見喪變禮並有喪服變除並有喪變服父喪練祭諸條此條通用當互考

祔練曰告此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中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疏曰以祭胙告君子使知已祔祥而已少儀

朋友虞祔而已喪服小記諸侯喪通禮主後條

朋友虞祔而退雜記詳見少禮會葬條

右祔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期而神之人情檀弓

君氏卒不祔于姑詳見喪大記命赴條

朞而小祥小祥祭名祥祭也檀弓曰歸祥肉古文朴皆作朞疏曰自祔以後至十三月小祥故云

朞而小祥引檀弓者彼謂顔回之喪饋祥肉於孔子彼云饋此云歸者饋即歸也故變文言之引之者證小祥是祭故有肉也士虞記　期而練詳見喪服義　十三月而練同上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為母也

雜記　凡卜筮日喪事先遠日詳見士喪禮卜葬日條大祥通用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詳見喪服變除練條　大祝練掌國事詳見祔條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詳見喪通禮主後章大祥通用　主妾之喪則練使其子主之

詳見附章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練則告 詳見士喪禮命赴條 凡喪小功以上非練無沐浴 詳見祔章 練而慨然 詳見喪通禮哀戚條 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 詳見變除練除服條 練主用栗 詳見喪大記作主條 吉主於練 同上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壞音怪檐以占反 疏曰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設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儀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同耳 文二年穀梁傳 作主之說已見喪大記作主條又案張子曰祔

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者之主而告新死者以將遷于此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于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于其廟今案横渠之説如此鄭注亦然既因練而遷則必易檐改塗而後遷此疏乃謂壞廟在三年則失之矣但練雖遷主于廟祭訖復反主于寢詳見祔章明日以其班祔注文當考　卒哭章祭成喪者必有尸以下二條又庖人以下至祭以大夫又祭稱孝子孝孫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曰薦此常事

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期而祭禮也古文常為祥　疏曰注云祝辭之異者謂小祥辭與虞祔之辭有異異者以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辭異也云碁而祭禮也者喪服小記文案彼云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注云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是以謂小祥祭為常

事也士虞記祔條饗辭此條所通用詳見祔禮經當互考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疏曰主人之酢者嚌之者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也衆賓兄弟則皆啐之者亦謂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也以其差輕故也大祥主人啐之者謂主人受賓酢之時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為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酢何得惟嚌之而已故知受賓酢也受尸酢神惠為重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為輕受賓之酢但嚌之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注曾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筭爵故知大祥之祭旅酬之前

皆為之也雜記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詳見通禮居處條　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同上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同上　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詳見喪服斬衰章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詳見通禮居處動作條　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詳見通禮居處條　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詳見變禮弔條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同上　如三年之喪則既頽其練祥皆行詳見變除並有喪變服條　父母之喪將祭而

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宫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祭也言若同宫則是昆弟異宫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宫而在異宫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為新喪畧威儀　疏曰將祭謂將行大小祥祭也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者若將祭而有兄弟死則待殯後乃祭也今不待葬後者兄弟輕故始殯後便可行吉祭也如同宫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者兄弟既殯後而行父母之祭謂異宫者耳若同宫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所以爾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宫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于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為之矣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于三月可知矣祭主人之升降散等者祭猶謂二祥祭散

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故云散等也如此祥祭宜涉級於時為有兄弟喪故少威儀作散等也執事者亦散等者助執祭者亦栗階也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而執事者亦散等 雜記此條前祔後大祥皆通用

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詳見喪變禮並有喪條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已祥則除不禫 詳見變禮久不葬服條 殷祭以下二條大祥通用

祔練曰告 詳見祔條

右練 祔章有殷練而祔此章通用當互考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

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彌吉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疏曰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故奠無尸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筭爵之事也此皆謂喪事簡畧於禮未備故也案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檀弓云虞而立尸是虞時始立尸故云奠無尸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故未立尸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又案特牲云祝延尸於奧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尸左執

觶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祭鉶乃食九飯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卒爵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受卒爵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受卒爵此是主人之獻也特牲又云主婦洗爵獻尸尸卒爵尸酢主婦主婦卒爵主婦酌獻祝祝卒爵酌獻佐食佐食卒爵此是主婦之獻也賓三獻獻于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于室中云虞不致爵者案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案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酢左執爵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爵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主婦卒爵拜主人答拜主人更爵酢卒爵拜主婦答拜所謂致爵也三獻之

賓作尸所止爵尸飲卒爵酢賓賓飲卒爵獻祝及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畢主人降阼階升酌西階上獻賓及衆賓訖主人洗觶于西階前北面酬賓訖主人洗爵于阼階上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内兄弟于房中獻畢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觶於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受觶於西階前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旅酬者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觶不行旅酬之事所謂小祥不旅酬謂奠酬于主人主人酬于賓賓不舉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觶各于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筭爵也云大祥無無筭爵禫吉者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筭爵之事故云大祥無無筭爵以其漸漸備禮故云禫吉仍未純吉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者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令昭公行之故曰非

禮也大祥猶吉應行旅酬令孝公不然亦曰非禮　曾子問

又朞而大祥又復也　疏曰此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故云復朞也　士虞記　父母之喪三年而祥詳見喪服義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同上

期之喪十三月而祥雜記　練章有喪事先遠日一條此條所通用當互考　大

祝祥掌國事詳見祔條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祥必告詳見練條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祥使其子主之詳見

祔條　練章有大功者主人之喪爲之再祭此條通用當互考　非祥無沐浴詳見祔卒哭章內有祭成喪者必有尸下二條庖人圉人籩人及祭從生者下三條祭稱孝子孝孫一條皆大祥所通用

當考　曰薦此祥事（變言祥事亦是常事也　士虞記祔條饗辭此條所通用詳見祔禮注）當互考　自諸侯達諸士大夫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詳見練章）　如三年之喪則既顓其練祥皆行（詳見練章　練章有父母之喪將祭又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又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三條皆大祥所通用當互考）

祥而廓然（詳見通禮哀戚條）　既祥黝堊（詳見通禮居處條）　又期而大祥有醯醬居復寢素縞麻衣（詳見變除）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　疏曰祥大祥也外中門外即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也

內中門內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復哭也樂作矣故也者二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 喪大記

祥之日鼓素琴 詳見喪服義 喪復常讀樂章 疏曰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 曲禮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 詳見通禮動作條

曾子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詳見變禮祭條

右大祥

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詳見練章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 哀未忘也 十日而成笙歌 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疏曰十

日而成笙歌者上云彈琴而不成聲此云十日而成笙歌之聲音曲諧和也先彈琴後笙歌者由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檀弓

子夏既除喪而見（見於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樂由人心）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作起）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雖情異善其俱順禮　疏曰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者當以家語及

詩傳為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云孝哉閔子騫家語詩傳云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以為正也熊氏以為子夏居父母之喪異故不同也　同上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笑其為樂速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為當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又復也　疏曰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也然祥日得鼓素琴也時人皆廢而此獨能行何須笑之案喪服四制喪之日鼓素琴不識彈琴而識歌者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同上

顏淵之喪饋祥

肉饋遺也

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彈琴以散哀也　同上

中月而禫禫大感反　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古文禫或為導　猶閒閒側之閒下同　疏曰知與大祥閒一月二十七月禫徙月樂二十八月復平常正作樂也云禫之言澹澹然平常意也者禫月得無所不佩又於禫月將鄉吉祭又得樂懸故云平安意也但至後月乃是即吉之正也　士虞記　檀弓疏云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閒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

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而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為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為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其為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為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為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

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别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為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為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似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内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

又云禫而後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為之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 今案疏文所辨禫祭月日正讀禮者所當考元繫於孟獻子縣而不樂之下今移於此庶學者易於檢尋也

為父母妻長子禫 自所為禫者也 疏曰此一經鄭云自所為禫者此一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為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為夫亦禫也但記文不具 小記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妾子父在厭也 同上

宗子母在為妻禫 宗子之妻尊也 疏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為妻伸禫之事宗子為百世不遷之宗賀瑒云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

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尋常之禮謂杖章之內居廬必禫若别而言之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案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有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為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為妻以杖即位鄭玄云庶子為妻然父在為妻猶有其杖則父沒母存有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為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為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

上同

期之喪十五月而禫　詳見前練條卒哭章內　有天子諸侯之喪不斬衰

者不與祭一條祭成喪者必有尸下二條庖人囿人籩人及祭從生者以下二條祭稱孝子孝孫一條又祔章饗辭皆此條通用當互考

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間傳

禫而牀同上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 疏曰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故士虞記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間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也明大祥後宿殯宮也 喪大記

禫而內

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詳見前祥條　是月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疏曰是月禫徙月樂者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為也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忘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　檀弓

右禫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　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

疏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

人一等矣

檀弓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

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某妃豈非反又音配　疏曰謂是禫月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于廟行四時之祭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言猶者如祥祭以前不以妃配也案禮記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則大祥之祭仍從喪事先用遠日下旬為之故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注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先遠日案此禫言澹然平安得行四時之祭則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為之若然二十七月上旬行禫祭於寢當祭月即從四時祭於廟亦用上旬為之引少牢禮者證禫月吉祭未配後月吉如少牢配可知也　士

虞禮

吉祭而復寢詳見禫條

右吉祭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殺音試春秋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左氏傳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

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于大廟故詳書以示譏闋苦穴反

春秋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左氏傳其言吉何據禘于大廟不言吉言吉者未可以吉也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數所主反祫音洽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

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其言于莊公何據禘于大廟不言周公祫僖公不言僖公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與託始同義云春秋之義疏曰注經舉重不書者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始錄而美刺之今既已舉重特書于莊公不書於大廟則燃莊公一廟獨不當禘大廟便可禘矣然莊公畢於始祖而言舉重者言三年之內非吉祭之時莊公最不宜吉故言舉重不謂莊公尊于始祖也公羊傳

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太

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禘徒帝反　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

疏曰言禘於莊公即是莊公立宮而不稱宮者莊公廟雖立訖而公服未除至此始二十二月未滿三年故不得稱宮也此喪服未終舉吉以非之文二年亦喪服未終而大事於大廟不言吉者其譏已明故不復云吉言大事者秋祫而物成其祀大故傳云大是事也著祫嘗是也凡祭祀之禮書者皆譏故范畧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摠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著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知禘是三年喪畢之祭者此莊公薨來二十二月仍書吉以譏之明三年

喪畢方得為也知必於大廟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也其禘祀之月王肅杜預之徒皆以二十五月除喪即得行禘祭鄭玄則以二十八月始服吉嘗即祫于大廟明年春始禘于羣廟令范云三年喪畢禘于大廟必不得與明年春禘于羣廟同其除喪之月或與鄭合故何休注公羊亦以除喪在二十七月之後也方者未至之辭此實二十二月而云方者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始滿二十二月未盡其月為禘祭故言方或可譏其大速以甚言之故云方也　穀梁傳

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　疏曰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者告王當避此二事　春官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忌日則

歸哭于宗室詳見練章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詳見喪禮義 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同上

右忌日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詳見喪禮義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七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八

宋 黄幹 撰

補服八 喪禮六

補服有五有見本經傳記者如父卒為祖後者服斬之類是也有見它記者如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是也有見註疏者如天子諸侯父在為祖斬衰無期是也又有心喪有弔服悉類而分之以補

經文之缺

父卒為祖後者服斬詳見不杖期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傳

與諸

侯為兄弟者服斬喪服小記見斬衰章君條下

女為父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既練而反則遂之喪服小記詳見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條下　又案不杖期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疏云天子諸侯父在為祖皆斬衰無期　又云為曾祖後者服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疏　云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于大夫仍為父不降斬衰三年　斬衰章諸侯為天子條下為天王斬衰疏云諸侯諸臣皆為王斬衰　又斬衰章君條下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疏云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謂諸侯之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　又補齊衰不杖期章為王后齊衰疏云士為國君斬　又云大夫之適子為君如士服斬衰　又云天子卿大夫適子為天子服如士服斬衰　已上八條經傳之文未具今附見於此以補斬衰之缺　下補疏衰三年

至補緦並同

右補斬衰

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喪服小記詳見不杖章祖父母條為所後者之妻若子詳見斬衰章為人後者傳女為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反則遂之見前斬衰章又案不杖期章祖父母條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疏云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為祖期今父沒祖母亡亦為祖母三年緦麻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注云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又云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衆人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疏云天子之女嫁于諸侯諸侯之女嫁于大夫仍為母齊衰三年已上見于注疏者

凡四條

右補齊衰三年

為所後者之妻若子詳見斬衰章為人後者傳　又案不杖章祖父母條下祖父卒而後為祖母三年注云祖父在適孫為祖母服如父在為母齊衰杖期　不杖章大夫之適子為妻注云大夫之庶子為妻杖期　又云大夫之適子父沒後為妻杖期　已上見於注疏者三條

右補齊衰杖期

周禮司服凡喪為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為之不杖期　疏曰凡喪者諸侯諸臣皆為天王斬衰王后齊衰故云凡以廣之鄭云王后小君也者辭經臣為王后著齊衰之意鄭又云諸侯

為之不杖期者案喪服不杖章云為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但諸臣亦為王斬衰為后期鄭特言諸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云臣為君諸侯為天子及至不杖章直云為君之母妻不別見諸侯為后之文故鄭解之本不見諸侯為后者以其諸侯為后與臣為之同故不別見也其卿大夫適子為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庶人禮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為天子服注云遠嫌也與畿外之民同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為君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天子卿大夫適子亦當然故云如士服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 服問詳見斬衰章諸侯為天子條下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雜記見斬衰章君條下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太子如士服 服問疏詳見

斬衰章君條

女未練而反則期 喪服小記詳見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條

世子為妻與大夫之適子同 小記見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為妻條下

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詳見喪服義又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注及昆弟注並云為姑姊妹在室亦如之為眾子注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今案姑姊妹女子子服經無明文見于注疏者有此三條蓋姪之為姑兄弟之為姊妹父母之為女子子其服如此則在室姑之為姪在室姊妹之為兄弟在室女子子之為父母及其餘親其服並當與男子服同　齊衰杖期妻傳注云適子父在則為妻不杖王為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皆齊衰出周禮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注云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疏云服弁于上下文不類者以是喪服故變其文也天子諸侯絕傍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

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所指斥明闕之天子諸侯也

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為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為適子斬衰其為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玄謂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

又案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人起為天子蓋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

不杖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下為王后齊衰疏云諸侯諸臣皆為王后齊衰 又云士為小君期 又云太子君服斬臣從服期 又云大夫適子為夫人大子如士服期 又云天子卿大夫適子為王后太子

如士服期　又斬衰章君條下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疏云兄弟俱作諸侯則各依本服不杖期　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注云士之妾為君之衆子亦期　大功章適婦條適婦不為舅後者注云凡父母於子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不杖期　已上見於注疏者凡十二條

石補齊衰不杖期

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詳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條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詳見斬衰章為人後者傳　又案齊衰三月章曾祖注疏云高祖齊衰三月　斬衰章君條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疏云內宗五屬之女嫁于庶人從為國君齊衰三月　齊衰三月章庶人為國君注疏云天子圻內之

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又緦衰章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疏云圻內為天子齊衰三月則圻外之民不服可知已

上見於注疏者三條

右補齊衰三月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小記　見斬衰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條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木當為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衛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　疏曰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云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為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

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為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焉昭難王肅云異父昆弟恩繼于母不繼于父肅以為從繼父而服非也

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檀弓　案魏明帝景初中尚書祠部問同母異父昆弟服應幾月太常博士據子游鄭注大功九月高堂崇云聖人制禮外親正服不過緦殊異外內以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緦服而已外兄弟異族無屬疏於外家遠矣故於禮序不得有服若以同居從同爨服無緣章云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此實先賢之過也

齊穀王姫之喪　穀當為告聲之誤也

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 疏曰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為之主者卒之也案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天子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其女反為兄弟為諸侯者亦大功以喪服女子出嫁為兄弟大功故也案喪服云女子子為父後者期謂大夫士士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是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諸侯夫人為兄弟為諸侯但大功耳

熊氏以為服期非也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為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檀弓又案不杖期章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傳注云大夫適子為庶昆弟大功又云庶昆弟相為亦大功小功章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注云君之庶女子在室大功嫁於大夫亦大功大功章皆為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注云適子為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大功大功章庶孫注疏云女孫在室大功又司服疏云天子諸侯為適子之婦大功已上見於注疏者五條

右補大功

適婦不為父後者則姑為之小功小記詳見大功章適婦條下

為所後者妻之父母若子詳見斬衰章為人後者傳又案大功章適婦條下適婦不為

舅後者注云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如庶婦小功又同服疏云天子諸侯為適孫之婦小功

右補小功

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詳見喪服義

為所後者之妻之昆弟若子詳見斬衰章為人後者傳 為所後者之妻之昆弟之子若子同上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從才用反二夫人之夫音扶為于偽反 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疏曰以下云同爨緦故知同居也云甥居外家而非之

者以言從母及舅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見有此事而非之也

或曰同爨緦

爨七亂反以同居生緦之親可疏曰甥既將為非禮或人以為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皆據緦麻之正者非爭服也凡爭服不得稱服記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時朋友爭服而稱無服故知此相為服非爭服也檀弓

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

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疏曰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大夫為貴妾緦是別貴賤也士妾賤無子則不服不別貴賤也小記

改葬緦

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疏曰案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云如大斂奠即此移

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大斂之奠士用豚三鼎
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
大牢可知又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輁軸大夫已上用輴
不用蜃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
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惟據極重而言餘無服也不言
妾為君以不得體君差輕故也不言女子子婦人外成
在家又非常故亦不言諸侯為天子諸侯在畿外差遠
改葬不來亦不言也君親死已多時哀殺已久可以無
服但親見君父尸柩故制服以表哀故皆服緦也云三
月而除者謂葬時服之及其除也亦法天道一時故亦
三月除也若然鄭言三等舉痛極者而言父為長子子
為母亦與此同也 喪服記 又案通典漢戴德云制
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為父妻妾為夫臣為君孫為
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魏王肅云司徒文
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葬
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肅又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

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

葬桓王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　緬亡善反遠也　疏曰緦者五服最下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邈遠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也　莊公三年春秋穀梁　傳　又案喪服小記以五　為九疏從父昆弟之孫緦麻　又云兄弟之曾孫緦麻　緦麻童夫之諸祖父母報注疏云夫之從祖祖父母報緦麻又云夫之外祖父母報緦麻　又案凡言報者皆兩相為服以夫之外祖父母報推之則外祖父母為女子子之子之妻緦麻又以夫之從祖祖父母報推之則兄弟之

孫婦

緦麻

右補緦

五世祖免見喪服義旅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

右補五世祖免

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詳見斬衰章父條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疏曰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也而弟子之家若無師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也故云弗得不親是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為類學記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

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曰禮喪師無服門
人疑者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應特加喪
禮故疑所服注知為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加麻
其師與朋友同故知亦加麻也麻謂經與帶也皆以麻
為之故云加麻也又喪服記緦章云朋友麻鄭云朋友
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經帶是也緦為五
服之輕又與錫衰等同為弔服之限故知緦之經帶也
論云為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凡弔服唯有弁經皆無
帶也周禮司服及服問但云弁經不云帶其朋友之服
諸侯及大夫等則皆疑衰故鄭注喪服云朋友之相為
服則弔服也既特云弔服明諸侯及大夫等皆用士之
弔服唯加緦之經帶為異耳喪服朋友麻鄭注云服緦
之經帶又下文子游襲裘帶經而入鄭注云所弔者朋
友是朋友相為加帶凡朋友相為者雖不當事亦弁經

故下文云羣居則絰是也檀弓又案朋友麻疏云三衰經帶同有當考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居則絰出則否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檀弓又案家語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平聲朱氏集注曰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孟子程氏遺書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

孔子葬於魯城北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有師豈可一概制服之禮又案齊衰杖期章父在為母傳疏云父在為母杖期心喪三年

右補心喪三年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唯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疏曰哭嫂與叔為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于人元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為位哭之加弔服之麻不為之袒免故云無服者麻也麻謂緦之經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于兄公不服者尊絕之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為兄公逸奔

喪禮云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者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為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妹為族伯叔族兄弟亦無服男之於女女之于男皆無服而加麻奔喪　傳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詳見大功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條

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檀弓　程氏遺書曰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

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雖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朋友麻

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絰帶檀弓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絰其服則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為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委貌　疏曰云朋友麻者據朋友在他國加袒免今此在國相為弔服麻絰帶而已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

恩相為服緦之絰帶者案禮記禮運云人其父生而師
教之朋友成之論語云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此而言
人須朋友而成也故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故為
之服知緦之絰帶者以其緦是五服之輕為朋友之絰
帶約與之等故云緦之絰帶也云其服弔服也者以其
不在五服五服之外惟有弔服故引周禮弔服之事證
此朋友麻實疑衰也案周禮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
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又案服問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
為亦然是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也云當事
則弁絰者天子常弁絰諸侯及卿大夫當大斂小斂及
殯時乃弁絰非此時則皮弁辟天子也士弔服則疑衰
士弔無降服既以緦為喪服不得復將緦為弔服故向
下取疑衰為弔服也舊說者以士弔服無文故以士弔
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加朝服前有此二種解者故
鄭引論語破之云緇衣羔裘羔裘玄冠並是朝服羔裘

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言朝服亦不合首加素委貌又布上素下近是天子之朝服又不言首所加故非之也故注緦破二者而云此之所服實疑衰也云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者諸侯卿大夫不著皮弁辟天子此諸侯之士不著疑裳而用素裳又辟諸侯也故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而素裳是鄭正解士之弔服庶人不爵弁則其冠素委貌不言其服則白布深衣也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為弔服也凡弔服直云素弁環絰不言帶或云有絰無帶但弔服既著衰首有絰不可著吉時之大帶吉時之大帶有采麻既不加于采采可得加于凶服乎案此經注服緦之絰帶則三衰經帶同有可知其弔服之除案雜記云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知未吉則凡弔服亦當依氣節而除並與緦麻同三月除之為士雖比殯不舉樂亦既葬除之矣　喪服記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

則已 謂無親者當為之主每至祖時則祖祖則去冠代之以免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疏曰朋友或共遊學皆在他國而死者每至可祖之節則為之祖而免與宗族五世祖免同鄭云無親者以其有親入五服今言朋友故知是義合之輕無親者也既孤在外明為之作主可知凡喪至小斂之節主人素冠環絰以視斂斂訖投冠括髮將括髮先祖乃括髮括髮據主人齊衰已下皆以免代冠以冠不居肉祖之禮故也主若幼少則未止者本以在外為無主與之為主今至家主若幼不能為主則朋友猶為之未止引小記者證主幼少不能主喪朋友為主之義以雖有子小不能主大功為主者為之再祭謂練祥朋友輕為之虞祔而已以其又無大功已下之親此朋友自外來及在家朋友皆得為主虞祔乃去又云小功緦麻為之練祭可也是親疏差降之法也 喪服記 今案

注云無親謂在它邦無骨肉之親故朋友為之主非謂
朋友是義合之輕無親者也疏說非是　又案斬衰章
君傳疏云士無臣故僕
隷等為之弔服加麻

右補弔服加麻

司服凡弔事弁經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經大如緦之
經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
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士當
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
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故書弁作絣鄭
司農絣為弁弁而加環經即弁經服　作絣音弁　疏
曰言凡者以其弔事非一故亦云凡以廣之也云其服
錫衰緦衰疑衰者據下文陳三等弔服錫衰以下而說
也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者案服問云君

為卿大夫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故知之也云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者不言君而言諸侯則是弔異國之臣法不著弁經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耳云國君於其臣弁經者服問云當事則弁經是也云他國之臣則皮弁者喪服小記文是也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者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恩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朋友以其服問卿大夫相為亦錫衰弁經不言朋友也凡弔服天子之服下文具矣其諸侯弔服亦應三衰俱有但所用據文唯有服問云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其用緦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也案士喪禮注云君弔必錫衰者蓋士有朋友之恩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衰耳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以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緦麻則不得以緦衰為弔緦衰既不弔明

疑衰亦不可為故以錫衰為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弔服皆既葬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是也服問云為其妻出則不服與大夫小異耳詳見喪服制度　庶人弔服見前篇朋友麻

疏　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詳見制度　凡弁經其衰侈袂同上　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同上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紂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　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

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聞著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　檀弓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錫思歷反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疏曰此明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君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弁將葬啓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大夫相為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故雜記云大夫與斂亦弁經是也大夫於士雖當事亦皮弁也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居若餘事之出則不服也其當殯斂之事亦弁經也

服問

諸

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亦不錫衰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 疏曰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云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經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亦為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者謂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禮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為重重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輕輕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為免以尊重人君來故也必免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則不然也下云親者皆免注云大功以上是也云未成服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經之屬云既殯成服士喪禮既殯三日成服 喪服小記

大夫有私

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疏曰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緦麻亦著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絰也兄弟輕喪謂緦麻也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不可以妻子未服而往哭之故服弁絰也 雜記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 疏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絰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身著錫衰首加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殯亦加弁絰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絰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往

不弁絰也 同上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也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錫者不治其縷衰在内也

緦者不治其布衰在外也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緦 疏曰錫謂不治其縷治其布以衰在内緦則治縷不治布衰在外以其王為三公六卿重於畿外諸侯故也云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者是士輕無服弁絰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若錫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為異姓之士疑衰同姓之士緦衰今言士與大夫又同錫衰此言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云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緦者婦人弔之首服無文故特釋錫衰傳後乃辯之必

知用吉笄無首素總者下文女子子為父母卒哭折吉笄之首布總此弔服用吉笄無首素總又男子冠婦人笄相對婦人喪服又笄總相對上注男子弔用素冠故知婦人弔亦吉笄無首素總也　喪服記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　疏曰凶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凡物無飾曰素又禮祭服皆玄衣是喪主素吉主玄也　論語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家語案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注云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檀弓注據養疾者言之家語所載孔子答子游之言據弔者言之文同而意則異

曾子襲裘而

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夫夫上音扶下如字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　疏曰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則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案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是也　檀弓

衛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

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疏曰主人既小斂出經反哭與子游前裼裘弔朋友同也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苴經檀弓爲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也同上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以季氏無禮故己亦不成禮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家語　又案春秋左氏傳云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髽側

爪反臺船上音胡下音臺　時家家有喪壑而相弔玄纚而紒曰壑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　纚所買反黑繒韜紒　疏曰云士之妻則疑衰與者以士妻弔服無文故云疑衰與士弔服疑衰素裳故以為士妻弔服疑衰必知弔服夫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弔故也云皆吉笄無首素總者大戴禮文也　檀弓

右補弔服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八